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選

長安部
振錄西
請元本

同

同

唐森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監學士袁善注上
秦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啟八首

七發八首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陰人也為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

少間乎

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疾病間孔安國曰少差曰間也

太子曰備謹謝客說文曰謝辭也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西

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意者又耽

安樂日夜無極邪氣龍奪逆中若結轆言邪氣入內而為

子曰邪氣龍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紛屯澹

淡嗑唏煩醒紛屯澹憤老煩悶之貌也王逸楚辭注

歎古字通唏許異切列子曰季梁病矯氏曰惕惕怵怵

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曰惕惕怵怵

卧不得瞑尚書曰休惕惟厲中夜以具素問虛中重聽

惡聞人聲素問曰何謂虛答曰精氣奪則虛精神越滌

百病咸生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聰明眩曜

悅怒不平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兒也久執不廢矣命乃傾太子豈

有是乎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太子曰

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言賴君之

時有此疾也平故久耽安樂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官居而閨處內

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

其次為保母鄭玄曰保母安其居處者也飲食則温溥其膳醴肥厚温溥

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膳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

也池貞切說文曰醴醴昌丙切醴肥肉

醴厚酒也女龍切衣裳則雜逐曼煖燿燦執暑也說文

燿亦熱也詳廉切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韓子曰錐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曰況其

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

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呂氏春秋曰

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佻蹙之機高誘曰佻至也蹙機

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官中游翔至於蹙機故曰務以佚

也故乘引佻蹙而為蹙蹙未詳乘之謬為洞房清宮命

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

蹙逆寒疾也痿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

蹙不能行也皓齒謂齒如玃犀也鄭國淫僻以其淫僻滅

性之斧也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

性之斧也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厚酒務以相強命

曰腐腸之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今太

之腐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膿厚之味也今太

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詞注曰靡

能屈伸也血脉淫濯手足隨蹙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郭璞

漢書注曰竊弱也餘乳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女

師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

竊有天人之美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

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往來游燕縱

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其養毒藥戲猛獸之瓜牙也所

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求久而不廢王逸楚詞注雖令扁

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勃海郡人也

禁方視病盡見五藏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

在腠理借可湯尉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

信後病遺召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又曰巫咸今如太

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常無離側以為羽

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淹沉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

由至哉唐猶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者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

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明佳

也而我以為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

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

子曰東方有松樅傳曰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魯連

高千仞而無枝也中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樹鬱結

之兒也說文曰扶疏四布也張晏漢書注曰輪菌委曲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

之谿包咸論語注曰湍流溯波又澹淡之溯波逆流之波

也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雲散飛雪之所激也夏

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異朝則鸚黃鳴

鳴鳴焉爾雅曰鸚鵡黎黃高唐賦曰王雉鸚黃禮記曰

言注曰鳥似雞冬無毛晝夜暮則羈羈此迷鳥宿焉獨鵠

鳴鳴與曷並音渴鳴音旦也晨號乎其上鷓鴣哀鳴翔乎其下

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論語

摯之始閑睢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蘇玄曰師摯魯曾太師

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借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蘭野

釐之蘭也東觀漢記曰光武二孤子之鈞以為隱九寡

之珥以為鈞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遠國語注曰鈞帶

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

失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

書曰約亦的琴徽也

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堂樂

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蘄兮雉朝飛宋王苗賦曰麥秀蘄兮鳥華與槁古字通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蚊蟻聞之挂喙而不能前周書曰蚊行喙息說文曰蚊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又曰蟻蟲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蟻為蟻爾雅曰蟻蚍蟬也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往件羽切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擄牛之腴菜以筍蒲說文曰物以芻蕘養國牛也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詩曰其藪雖何維笋及蒲也肥狗之和胃以山膚楚苗

之食安胡之餘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也冒與羌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禾可以為食淮南子曰苗山之銚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日安胡彫胡也宋王諷賦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曰為臣炊彫胡之飯

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伊尹說湯以嘗也穿劣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能蹻之臠勺藥之

醬左氏傳曰宰夫臠熊蹻不熟方信曰臠熟也音薄者之炙鮮鯉之膾薄者未詳一曰薄切獸者之肉而以魚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之謂之茹頭毛詩曰魚鱣鱠

曰百味甘酒布蘭生晉灼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

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

雌雉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

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王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美必將能踏豹胎小針
大獸如湯沃雪說文曰獸飲也昌怡切沃雪言湯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灌雪焉
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之車未詳或說曰公羊傳曰先軫謂晉侯曰君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前似飛鳥後類距

虛也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

前而免擗麥服處躁中煩外以擗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前曰稍次米稱麥挈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羈豎轡附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脉債與外強中乾

易路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為之御秦缺樓

季為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曰夫獵託車輿之安用六駕之足使王良佐轡則身不

勞而易及輕獸令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時此兩人及獸矣許慎淮南子注曰樓季魏文侯之弟也

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人秦缺樓季之家語顏

其馬將必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

再勝卒得千金賈逵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此亦天

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該王逸楚詞注練色娛目流聲悅耳埤蒼曰練擇也於

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文穎上林賦注曰

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

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

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泆流酒也許慎曰鄭衛

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使先施

徵舒陽文段干吳姓閭姬傳予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

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如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鷹

先施哉徵舒段干傳予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

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

曰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

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姓已見上文孫卿子曰閭姬

子奢莫之媵韋昭漢書注曰閭姬梁王魏嬰之美人

雜裾垂鬋目窈心與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鬋燕尾也窈

書注曰桃嬌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

也醫所交切揄流波雜杜若以爲芳杜若見下注

也揄引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

也賦曰冰蘭澤嫵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

含若芳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

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驥馬驪文如綦也尚書大傳曰

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窻車也力延切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

虛賦又古考史曰拓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拓

起彈鳥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

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濠雲林雲夢之林楚詞

曰濠水掩青蘋游清風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

涯也掩青蘋游清風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崑之蘋也張揖子虛賦注曰青

類似涉 而大 陶陽氣湯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

詞曰日極千里傷春心 逐狡獸集輕禽言射也

王逸曰湯春心之湯滌也 於是極大馬之才困

日楚君親集矢於其日關子曰大於是極大馬之才困

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之 恐虎豹憎鷲

鳥爾雅曰逐馬鳴鑣魚跨鹿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鑿

也麋角執履游麇兔蹈踐鹿京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

陵猶促也說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

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太子曰僕病未

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

有五氣喜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於旗偃蹇羽毛肅紛

馳騁角逐莫味爭先徵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

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墀也純粹捨犧獻

之公門尚書文曰圻地圻墀也魚斤切純粹捨犧獻

詩曰獻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客曰未既孔安國曰尚書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兒

虎並作莫閭貌也說文毅武孔猛袒裼身溲左氏傳曰

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禮裼暴虎毛萇白刃磴磴

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收

之勇也六韜書刀銘曰刀利磴磴牛哀切

獲掌功賞賜金帛

鄭玄周禮注曰掌手主也

掩蘋肆若為牧人席

張揖

上林賦注曰掩覆也

有酒嘉肴羞包膾炙以御賓客

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膾又曰包魚鱉鮮魚鄭玄曰魚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

也客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言游獵歡

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貞信之色形于金石毛詩序曰貞信之教

但以一諾不俟再三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之則悲喜而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

陳唱萬歲無數孔安國尚書傳曰戮辱也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強

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

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與諸侯遠方交

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漢書廣陵國屬吳也至則未見

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卹然駭馬

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温汾者所滌汔

者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温分轉之

貌也爾雅曰戢汔也郭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

所由然也略智也縷况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老

曰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忽兮恍兮倏兮儻兮廣雅曰倏儻卓異也浩

瀟瀟兮恍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爾雅曰瀟瀟也頌

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溪頌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崖

流攬無窮歸神日母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

德之 母 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或

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衆浪紛紜其流曲折

臨未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而

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

於是澡槩曾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灑練猶洗也

其五澹澈手足頽濯髮齒澹澹猶洗條也澹切敢切掄

棄恬怠輸寫泐濁注方言曰輸脫也王逸楚詞分決狐疑

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明當是之時

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辟足發鼓目披龍耳而觀望

之也廣雅曰偃曲也郁禹切淮南子曰遺况直眇小煩

滿醞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

未足以論也日發蒙解惑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

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

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曰漂浮也

其少進也浩浩溔溔如素車

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溔溔高白之其波涌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壞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

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兵六駕馬蛟龍附從太白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

雲霓游微霧致馬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純馳浩蜺前後駱驛賈逵國語注曰純專

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顯顯印印楛楛彊彊華華將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

將顯顯印印波高貌也楛楛彊彊相隨之貌楛據於切彊

壁壘重取香雜似軍行太公陰符曰并我勇力重堅壁壘

剛切協韻也勻隱勻磕軋盤涌裔原不可當軋缺無垠貌也盤謂盤礴廣大

貌涌裔也觀其兩傍則滂渤沸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

勇壯之卒律當為碑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

踰岸出追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穹石激堆碕

字假借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菱軫谷

分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日涯如草

淮南子注迴翔青篴銜枚檀柏青篴檀柏蓋並地名

枝木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斲玄曰弭節伍子之山通

厲骨母之場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

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閭旦凌赤岸篴扶

桑橫奔似雷行赤岸蓋地名也曹子建表曰南至赤岸

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

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篴

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二有扶木誠奮厥武如振如怒

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沌沌渾渾狀如奔馬沌沌渾渾

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沌渾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

曰王捐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勢乃有遺鄙發憤馳騰

氣若奔馬池徒本切渾胡本切混混庖庖聲如雷鼓混混池池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

勾踐曰浩浩之水音若雷霆庖徒本切發怒庖水有清升踰跼言初發怒發少

選之頃清者上升遞相踰跼也說文曰庖礙止也庖竹

栗切庖或為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

溥漢書注曰跼超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

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

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發紛紛翼翼波涌雲亂

也毛萇詩傳曰蕩取南山北岸擊手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

翼翼壯健貌也畔丘陵為之顛覆然後平夷西畔

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手北岸險險戲戲崩壞陂池

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澗澗澗澗披揚流灑澗澗澗澗

水流疾也字書日渾澗流貌也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惓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郭璞爾雅曰

惓惓與此天下惓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

漢書注曰資材量也若莊周魏牟揚朱墨翟便蚘詹何之倫春秋

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

萬物之是非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孔老

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

也壽度之也直流切史記蒯通曰以此此亦天下要言妙道

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

聽聖人辯士之言泯然汗出霍然病已泯汗貌也莊子曰泯然汗出

七啓八首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

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

之野入是謂大荒飛遯離俗澄神定靈九師道訓曰遯而能

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
馬彪曰材身也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列子曰
莫如虛靜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
馳思乎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
鏡照機微也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經迥漠出
幽墟入乎泱泱之野遂屆玄微子之所居子虛賦曰過
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子虛賦曰其西則激水推移背
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
上古也文裘文狐之裘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志
飄飄焉嶢嶢焉似若挾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

也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焚膏晷

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順風而稱

曰莊子曰黃帝臨廣成子在崆峒之予聞君子不遜俗

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勳周易曰避世無悶幽通賦

玄毛詩箋曰遺志也又禮記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

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

曰耗消也史記大史公曰春秋上明時譬若畫形於無

象造響良於無聲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

之和上譬言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揚雄解難未之思乎何

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玄微子俯而應之曰諱有是

言乎鄭玄禮記注曰諱悲恨之聲也夫太極之初渾沌

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漢書曰太極元氣初為一

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

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

為道義不殊也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芒芒元氣誰

知其終春秋命曆序曰元氣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

侯曰夫魏真為我累耳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

風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假靈龜以託喻

寧掉尾於涂市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莊子曰

而藏之於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

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

靈而激神况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

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侈靡小雅曰演廣也尚

妖靡盈庭忠書仲虺曰惟王不迹聲色列子隰朋曰

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

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探隱拯沉小雅

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

耳以聽玉音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菰精輝霜蓄露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彫

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糲米也宋玉調賦曰

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蓬鄭玄曰蓬

牛蘋遂與蓄音義通也宋玉賦曰為臣者露葵之藿玄熊素膚肥豢膿肌玄

周禮注曰犬豕曰豢膿肥兒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割纖析微楚詞曰蟬翼

為重也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

斥鷃珠翠之珍鷃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

日鷄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珠寒芳

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

岑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臍肉也鹽鐵論曰煎魚

韓鷄本出韓國所為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

嘉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岑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鱈

也山海經曰泰器之山濩水出焉是多臙江東之潛鼉

雙漢南之鳴鶴說文曰鶴臙也蒼頡解揉以芳酸甘

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揉玄冥適鹹蓐收調辛禮記曰

神玄冥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

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此謂丹椒施和必節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
衡七辨曰芳以則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
薑椒拂以木蘭滋味既殊遺芳射越上材賦曰象香發
散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毛詩曰為此春酒鄭玄禮
也穰穰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
戰國策曰梁王請為魯君宰觚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
酒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
其之遂疏儀狄乃絕百酒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曰物類
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溢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
酸入酒故酢而汎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
黍為酒陽接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為酒宋衷曰麥陰也
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接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彈
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徵其味
也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設香香釋
曰酒有沉齊浮蟻在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可以
謂霍光曰今群臣鼎沸上林賦曰酷郁淑烈也

神可以娛腸精神人之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
乎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韓子曰糲糧之
鏡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
被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
文犀也說文曰縟繁來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曰春
之渠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
龍領下韓子曰楚人和氏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
得璞王於楚山之中也
截鴻水木漸刃聖主得資臣頌曰巧治鑄干將之璞陸
劍陸斷牛馬水擊鴻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
鴈廣雅曰漸漬也九旒之冕散
耀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纁纁九就鄭玄曰
就成也每纁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
旒者華組之纓從風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諸侯之
也

以為冠纓又佩則結綠懸黎寶貝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曰纓冠系也

黎宋有結綠而符采照爛流景揚輝劉淵林蜀都賦注曰符采王之橫文

也說文曰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自龍衮而下至黼黻漢

書曰江充衣金華之鳥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鳥故動紗縠單衣也

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緝佩

崖如淳漢書注曰遺餘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緝佩

網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緝織成薰以幽若流芳肆布文說

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曰幽雍容閑步周旋

馳耀聖子得良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南

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

曰後出必有以色上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

笑倩考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予

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曰褐毛布也

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

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

馬飾玉路之繁纓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路

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般鞞謂今之馬垂宛虹之長綾抗

招搖之華旂楚詞曰建雄虹之綵旌禮記曰天子殺則

旗也禮記曰招搖在上急誦其怒鄭玄曰誦讀為捷志捷志

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儀禮曰司射摺三挾一箇鄭玄曰

弱之弓忘歸之矢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以射隨兕於夢也

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於是龍之西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連風於是礮填谷塞榛藪平夷綠山置置彌野張果鄭玄周禮注曰彌遍也

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也然後會圍廣雅曰掠也

徒雲布武騎霧散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

散丹旗耀野戈及皓旰南都賦曰曜野映雲曳文狐拞狡兔禮斗威儀

曰其君乘土而王南海輪以文狐史記捕獲也捎鷓鴣拂振鷺

李斯曰牽黃犬逐狡兔方言曰掩覆也皆鳥之各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飛軒

電逝獸隨輪轉孫該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力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西京賦曰鳥不暇動觸飛鋒舉挂輕霄西都賓曰鳥

應年未擊習弋不施於蹊隧也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雅

曰草藪騰山赴壑風厲炎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炎遠舉兮雲中王

逸注云炎去疾貌說文曰焱火華也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鸞牙也子

虛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呂氏春秋曰養由於是人基射兕中石矢飲羽高誘曰飲羽飲矢至羽也

稠網密地逼勢劾自哮闕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

怒也哮與號同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懼懼已見乃使比

宮東郭之疇孟子曰比宮黜之養勇也不膏撓不

歧曰北宮姓黜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勇者一人居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

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生抽豹尾分裂羶眉爾雅

似狸形不抗手骨不隱拳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瑾切批能碎

掌拉虎摧斑掌能踏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野無毛

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翻成雲羽獵賦曰割滌於是

賊鍾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出曰戰鄭玄曰雷擊鼓曰

解頓網縱網罷獠回邁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駿馬齊驤揚鬣飛

沫南都賦曰驤驤齊舞賦曰飛沫也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東京

戴翠冒倚金較說文曰較車上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

優施曰我教汝暇豫之事君韋昭曰暇此羽獵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觀之乎高唐賦曰玄微子曰予樂恬靜未

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汗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

班婕妤好自傷賦曰仰視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

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

墓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彤軒紫柱

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

文棖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

祀也西京賦曰金祀温房則冬服絺絰清室則中夏含

霜劉駒駘玄根頌曰前殿冬絺李尤華閣緣雲飛陞陵

虛魯靈光殿賦曰飛頰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

頰音俯升龍攀手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

賦曰翔龍仰而不逮周繁巧神恠變名異形班輸無所

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

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

榮熙天曜日熙光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飛

也水而蒙深飛

翻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志歸楚辭曰觀

也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莊子曰任子為大釣巨網

竿東海且而釣其年不得魚已而魚大食之牽巨釣陷

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

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

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

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虞侯翼侯魏侯也芳餌沈水輕繳弋飛吳越春

種曰深川之落醫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賈誼曰屈原

魚死於芳餌龍然後采菱華擢水蘋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

神然後采菱華擢水蘋日類弄珠蚌戲鮫人楊雄蜀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劉

大萍諷漢廣之所詠觀游女於水濱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

思薛君曰游女女謂漢神也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織羅毛詩曰宛

子虛賦曰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曰歌曰

雜織羅也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

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佩蘭蕙兮為誰脩宴婉絕兮我

心愁楚辭紉秋蘭以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

也之人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子

耽巖穴未暇居此也巖穴隱者所居黃石公記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

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傳昭儀少為才人

遺離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紉使師滄

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爾乃御文軒臨洞

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

庭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

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殿窓也琴瑟交揮左篪右笙廣雅曰揮動也

篪曰鍾鼓俱振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籥管備舉然後姣人乃

被文縠之華袿振輕綺之飄飄毛詩曰佼人僚兮劉熙

袿宋玉調賦曰主戴金搖之熠燿揚翠羽之雙翹女垂珠步搖來排臣

戶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毛

詩傳曰熠燿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

先為花勝上為鳳凰以翡翠為揮流芳燿飛文周易注

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

散也揮麻蔽散煥續紛張衡舞賦曰長裾隨風悲歌入

雲列子曰薛談與子謳於秦青辭歸青躡捷若飛蹈虛遠躡

廣雅曰躡趨行也今為躡古凌躍超驤宛揮霍楚辭

字無定也廣雅曰躡履也

驤推阿西京賦曰翔爾鴻翥熾然鳧沒爾雅曰翥舉也

跳丸劍之揮霍也

立縱輕體以迅赴景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躡而

子曰形影飛聲激塵衣違厲鄉音七略曰漢興善歌者

相應而生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象佛神動曰仿

曰不可於是為歡未潔白日西頽東都賦曰土怒未潔

為象也

曰西頽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鈔華落收亂

髮兮拂蘭澤鈔華已見洛神賦形媚服兮揚幽若說文

南楚之外謂好也婿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

微眄時與吾子携手同行毛詩曰惠而好踐飛除即閑

房司馬彪上林賦華燭爛帷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

房注曰除樓陛也

傳曰子產動朱唇發清商舞賦曰動朱唇神女賦曰朱唇的其若丹宋玉笛賦曰吟

清商追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長也

古樂府有歷九秋交薄相行蘇武詩曰惟樂殊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

游之乎玄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

成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是以雄俊之徒

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

禮記注曰遺止也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記

子丹謂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

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已今太子

疑光非節使也故自殺以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

激荆卿遂自到公叔未計果毅輕斷虎步谷風日殺敵

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威憤

朱春秋元命苞曰猛虎肅而谷風起類相動也

萬乘華夏稱雄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

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皆飛仁揚義

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曰乘物以游心又

注曰方常也楚詞曰凌轅諸侯驅馳當世呂氏春秋曰凌

放志游乎雲中也

曰轅車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

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劉邵趙郡賦曰吾

煦氣成虹蜺揮袖起風塵文與此同未詳其本也

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

尔雅曰然方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同尚書傳曰翼輔也

量乾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張超曰父頌曰合量乾坤象曜日月也玄化參

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

化馳如神劇秦美新曰與天剖靈符地合神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

國語曰少昊之妻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民九人尚

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

數干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超隆

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

平於殷周踵義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踵二

皇之遐武薛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

綜曰踵繼也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也河濱無洗耳

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毛詩曰隴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

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

上時人號是曰巢父也是以俊又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又在官國語曰秦后來仕

韋昭曰仕於晉也周易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

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

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毛詩曰久其文德洽此四國正流俗之

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已見東都主人王肅周易注曰綜

理事也左氏傳曰散樂移風國富民康解朝曰散以禮樂風以詩書禮

舊章不可志也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神應休臻屢獲嘉

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

舒光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

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

道無常出於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

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

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

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以沉恩

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

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

以投綸而逝也

揚側陋東都賦曰散皇明以燭幽巖穴已見上文

此窳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投綸而逝也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窳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投綸而逝也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窳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投綸而逝也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窳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投綸而逝也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

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繩為之綸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

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

祇攬予心

明君莅國

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

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

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

道無常出於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

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

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

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以沉恩

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

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

以投綸而逝也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

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繩為之綸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

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

祇攬予心

明君莅國

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

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

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

道無常出於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

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

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

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然主上猶以沉恩

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

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

以投綸而逝也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

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繩為之綸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

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

祇攬予心

明君莅國

也覽盈虛之正義知頑素之迷惑

願反初服從子而歸

反曰吾亦從子而歸

文選卷第三十四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森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直學直學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刑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曰結潛光焉嘉其

也嘉遜龍盤翫世高蹈

周易曰嘉遜貞吉尚書大傳曰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曰乘

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曰乘

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

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

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

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

山之窮奧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曰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毛詩曰幽幽南山與

隱處於是徇華大夫聞而造焉

徇營也乃勅雲輅駮飛

黃

東京賦曰結飛雲之袷輪淮南子

越奔沙輾流霜

七華曰超重

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

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也列子曰堅冰立散

旌拂霄攄軌出蒼琅

許慎淮南子注曰琅

崖也

天清泠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臨重岫而攬纒顧

石室而迴輪

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士或伏重岫之內窟窮臯之底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

西王母

遂適沖漠之所居

爾雅曰適之也其居也崢嶸幽謁蕭

瑟虛玄

廣雅曰崢嶸深冥也

溟海渾濩涌其後解谷岫

嘈張其前

十洲記曰東王所居處山外有負海負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說文曰渾流聲也後衮切

又曰濩雷留下貌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之嶰谷音義曰嶰谷崑崙北谷各嶰嘈深空之貌也嶰音解嶰音牢嘈

音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群鳴聾聾其山

山海經曰大荒之中

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衆竅是也聾聾其山謂衆聲既喧山為之聾也蒼頡篇曰

聾耳不聞也衝颺發而迴日飛礫起而麗天

鹽鐵論曰衝風飄鹵沙石凝積

東賦曰飛 於是歟絕巘 朔長風 別大山者也 薛綜西

京賦注曰 陳辯惑之辭 命公子於巖中 論語子張曰敢

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 智士不遺身而匿迹 應

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遜迹 賢者不肯俗而遺 生必耀

華名於玉牒 沒則勒洪 伐於金冊 東觀漢記曰封禪其

札也 陳琳韋端碑曰撰勒洪 伐 今公子違世 陸沉避地

獨竄 陸沉已見 張景陽雜詩 孔安國尚書傳曰 有生之

歡滅 資父之義 廢 漢書曰夫人有生之最靈者也 孝 愁

洽百年苦溢千歲 古詩曰人生不滿 何異促鱗之游 汀

寧短羽之棲 鷺羽會 張升與任彦堅書曰 今將老弱處

冷切 說文曰 濼絕小水也 奴冷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

寶 悅子以縱性之至 娛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聖人

而游不逆 萬物所好 七 窮地而游 中天而居 列子曰穆

之祛騰而上 止 傾四海之歡 殫九州之腴 說文曰歡喜樂

肥者 西都賓曰 華實之 錯 屈轂之瓠 解 疏屬之拘 子欲

之乎 言屈轂之瓠 難鑽 疏屬之拘 難解 今欲以辯而鑽

之謂 仲曰 轂有巨瓠 堅如石 厚而無竅 願效之 先生田

無用 此瓠為也 屈轂曰 然其棄物乎 曰然 今先生雖不

恃人 之食亦無益 人之國矣 猶可棄之 瓠也 田仲若有

所失 慙而 不對 山海經曰 二負殺獺 獺帝 公子曰 大夫

不遺來萃 荒外 毛萇詩傳 雖在不敏 敬聽嘉話 考經

不敏說文曰話
會合善言也
大夫曰寒山之桐出自大冥楚辭曰北

龍絕然北方極
陰故曰太冥
含黃鍾以吐幹據蒼君冬而孤生禮記曰

陽孤桐孔安國曰孤特生桐中琴也
既乃瓊巘增峻金

岸嶧嶧瓊巘玉山也魯靈光殿賦曰崩峻嶧而龍
左當

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躡實之蹊淮南子

虛而飛獸蹠實而走高誘曰實
同搖剛峻挺茗邈若嶢搖

危貌也茗莫冷切晞三春之
溢露溯九秋之鳴飈毛萇詩

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朔
與朔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零雪寫

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萇
霜亦雪類故通言之木既繁而

後綠草未素而先彫後
榮步秋先彫也於是

陟嶢嶢墨子曰公輸般為
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構剪

藜賓之陽柯剖大呂之陰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
蕤

呂蒼頡篇曰剖折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
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營匠

斲其樸伶倫均其聲營匠
未詳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

石字伯說文曰斲所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籥谷之竹
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皇

之音以比黃器舉樂奏促
調高張禮記曰金石絲竹樂

急微也音朗號鍾韻清
繞梁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

也墨子以為傷義故不聽也
追逸響於八風采音律

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
詩外傳曰歸昌繫八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

翔集鳴曰歸昌日上
啓中黃之少宮發葶收之變商中

七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宮之際天中徵以及衆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蓐收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商生羽

西頽暄氣初收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心為火故曰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

飛霜迎節高風送秋禮記曰仲秋飛霜也禮記曰飛霜厲其未森風激其崖李尤七秋曰季秋末

羈旅懷土之徒流宕百罹之疇際高風森厲敬仲曰羈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書序序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撫

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賦曰寒心酸鼻黃雅曰揮舞賦曰若絙瑟促柱高唐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曰哇謳也嚴節急節也漢書曰墮

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曰哇謳也嚴節急節也漢書曰墮

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

宋玉風賦曰為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衝急風也結風文幽蘭白雪之曲

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衝急風也結風文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

悲賞楚之朝落歌樂者猶復依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

悼望寄之夕缺田休子曰堯為天子賞楚生於虞為帝成曆鄭玄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

御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古詩曰四五蟾兔缺

啜瑩蟬為聲毛詩曰寤寐有標毛萇曰啜猶心貌淮南子曰寤寐為聲毛詩曰寤寐有標毛萇曰

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

仰秣禮記曰傾耳而聽之孫卿子曰昔者孤巴鼓琴而子曰童子不孤婦人不

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舞賦曰天

大夫曰蘭宮秘宇彫堂綺櫳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

殿說文曰櫳雲屏爛汗瓊壁青葱禮記曰疏屏夫子廟

房室之疏也樹刻之為雲氣王褒甘泉賦云耀照形之玉壁也

應門八龍襲瑤臺九重毛詩曰

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表標也百常高也西京賦曰徑

之萬雉毛萇詩爾乃嶢樹迎風秀出中天方言曰嶢高

傳曰墉城也注曰樹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仰清風而立觀國

語曰秀出於衆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

天之翠觀峯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陵山禮鄭玄

臺注曰榮屋翼也魚曰靈光殿望玉繩而結極承倒景而開

賦曰飛陞揭孽軒長廊頽素炳煥粉拱嵯峨毛萇詩傳曰頽赤也說

之牕也粉古字陰虯負檐陽馬承阿畫龍虯馬觀梁將軍西第

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廣雅曰

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劉欣期交

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彩也方疏含秀圓井吐

葩魯靈光殿賦曰懸棟結阿天聰綺疏圓淵方重殿疊

起交綺對幌西京賦曰交綺密以疏寮文幽堂書密明

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晏子春秋景公

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果於蚊睫若乃

目厭常玩體倦帷幄列子曰聲色攜公子而雙游時娛

觀於林麓曹大家列女傳注曰麓登翠阜臨丹谷華章錦

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

恣歡仰折神靈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藟許妖切迦黃嵐於衡

薄眷椒塗於瑤壇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爾乃浮三翼戲中泚越絕書伍

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

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長十丈中翼一艘長九丈潛鯤

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

駭驚駟起呼車以為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

也沉絲結飛罽理毛詩曰其鈞維何維絲伊緡毛萇曰

罽用諸弋射鄭玄曰罽謂之罽也挂歸翻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

必歸謂之罽也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氏傳曰弭放也吹孤竹

拊雲和周禮曰孤竹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淵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

也淮南子曰歌采菱於陽阿也歌曰乘鳧舟兮為水

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鳧形制今吳

舟臨芳洲兮拔靈瑟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樂以忘

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窮夜為日畢

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望聖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毛詩

燕燕居息浩猶大也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西方白禮記

劉植與臨湘侯書曰肅以素天凝地閉風厲霜飛疑猶

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

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校於

乃列輕武整戎剛輕武戎剛四車各也司馬彪續漢書

營張晏曰兵車也建雲彭毛啓雄芒雲髦雲旆竿上旄旄也

駕紅陽之飛燕旄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干將之雄戟並鋒

駮唐公之驕霜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駮馬圖有合陽侯驃疑

也馬似之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負羽而

飛羅盧張脩畏爾雅曰鳥謂之羆或作畏音曼夫然羆民

外無漏迹廣雅曰疏通也七啓曰叩鉦數校舉麾旌獲

周禮曰鼓鉦鳴鐻車比行鄭玄曰鐻鉦也散為陣列而

也義曰箭前是也如前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騫駢武齊轍

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今翕忽揮霍雲迴

風烈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舉戈林竦揮鋒電滅賦曰

州謂之鸞書長豁以爲限帶流豁以爲關既乃內無疏蹊

之意蓋同劉說鸞或爲鸞也陵黃岑桂青鸞爾雅曰鸞隨

都賦注曰民麋網也然張氏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

以獲殼金機馳鳴鏑爲之漢書曰冒頓乃作爲鳴鏑音

今爲箭前是也如前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騫駢武齊轍

說文曰騫亂馳也駢並也毛萇詩傳曰

義曰箭前是也如前剛豪落勁翮車騎競騫駢武齊轍

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今翕忽揮霍雲迴

風烈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舉戈林竦揮鋒電滅賦曰

戈矛若林廣仰傾雲氣果俯殫地允禮有允氏鄭玄曰

乃有圓文之狝斑題之從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狝

狝從指諸獸也鼓鬣風生怒目電睽睽米也口齧霜刃足

撥飛鋒廣雅曰撥除也補達切甄林蹶石扣跋幽叢

甄以鼻搖動也五忽切郭璞爾雅注曰蹶動搖之貌也

居月切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躡也

扣跋或謂於是飛黃奮銳貫石逞技史記曰趙廣以

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復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

使王孫聖占夢聖遂占之不言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

排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其負千二百斗

也感封狝償馮豕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為封狝脩蛇小

狝爾雅曰償償也甫運切償或為拉魁鱸挫獬廌爾雅

擗非也王逸楚辭注曰馮大也

白虎虺里虎張揖漢書注勾爪摧鋸牙押淮南子曰勾

日猶鷹以鹿而一角也

挂山僵踣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此肉爾雅曰

上林賦注數為毛林隄為丹溥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

薄於是撤圍頓圉卷旆收為鄭玄禮儀注曰撤除也頓

則載焉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文有林衡孔

日魚論最犒勤息馬韜弦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

傳注曰犒勞也肴駟連鑣酒駕方軒說文曰鑣馬銜也

又曰韜藏也千鍾電醕萬燧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鍾西京

飲酒盡也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

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行者所執之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

我而為之乎封禪文曰天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

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

劍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將使之作鐵劍三

枚一曰龍淵二曰太阿邪谿之鏈赤山之精越絕書曰

三曰土市陽劍見下文有能相劍者名曰薛燭王召而

問之對曰當造此劍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

溪涸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鍊鋼銷踰羊頭鑊越鍛

鐵堇也徒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銷踰羊頭鑊越鍛

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鏈羊頭之銷雖水幽龍鬚陸剗兕

甲莫之服帶許慎曰銷生鐵也高誘曰苗山利金所

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也鑊或謂為鑊廣雅曰鑊鏈也

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劍手自署姓各尚

書陳寵齊南鍛成乃鍊乃鑠萬辟千灌也說文曰鍊冶金

善頡書曰鍛推也

數質象

豐隆奮椎飛廉翁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

擊素蛟龍捧燼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曹神器化成陽

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

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干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

之作治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治爐之中莫耶曰

先師親燦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干將夫妻乃斷髮

搗瓜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素裝炭全鐵乃滿遂以

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曼理干將匿其陽出

其陰而獻之闔流綺星連浮彩豔發綺光色也越絕書

問闔問甚重之流綺星連浮彩豔發曰王取純鈞薛燭

觀其劍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光如散電質如耀

至劍銘曰流采色似采虹劍齒掾切

雪莊子曰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魏文帝大霜鐔

牆上蒿行曰我帶長寶劍光白如積雪也

水凝冰乃露潔典論曰魏太子不造素質堅而似霜造

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刃也字書

三十五

曰凝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形冠豪

光如水之溢於塘觀其文煥煥如冰之將釋也

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

者名矣非寶劍也王取巨闕曰非寶劍也夫寶劍也指鄭則

三軍白首靡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

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於是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靡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馬韓非子曰負長劍赴秦博折

巨闕曰吾坐露壇之宮有駟駕白鹿而過者車奔馬騰

吾引劍而相之駟駕也斷浮翮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浮翮鳩鴈也見上注史記蘇秦說若其靈

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

法形震夜薛蜀光駭風胡越絕書為燭吳越春價兼三鄉

聲貴二都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安客有買之者有

二駿馬千匹千戶之都二向足言焉然寶二鄉而云三

者避下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廬無道

行湊楚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論秦

人開闕延敵九國之師遯逃而不敢進史記趙瓜牙景

附函夏承風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

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

舜之為君四海承風

而服之乎

魯曰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態超越

天驥天馬也驥或為機傳玄乘與馬賦曰九方不能

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

宣氣靈淵受精皎月

孔安國尚書傳

曰前示受也

開山圖曰龍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生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

月而睘睨黑照玄采紺發

趙岐孟子注曰睘目童子也說文曰睘目也音閑說文

曰紺深青也

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漢書天馬歌曰雲赤汗沫如揮紅汗如振血

汗血雲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詩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

秦青自不能識

其衆尺方堙不能觀其若滅

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者管青相魯魯秦牙相前

皆天下良士也若之趙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到子伯

樂曰夫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比者絕塵弭轍

爾乃巾雲軒踐朝霧

鄭玄周禮注曰

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

赴春衢整秋御

秋御秋加馬也司馬彪注曰秋加馬法駕也

踊騰騰騰超龍翥

甘泉賦曰駟蒼螭兮六素糾劉梁七舉曰天馬之號出自西域織阿為右

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矯尸子曰馬有騏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也

望山載奔視

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

李九七漢曰神奔電驅星流天驚則莫若益野騰駒

也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采不及形塵不暇起

劉廣世七

之馬影不及形塵不暇起也

浮箭末移再踐千里

浮箭謂漏刻也

爾乃踰天

淮南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於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步

父為之投策

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曰中有三足鳥鳥者陽精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走渴

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
至道渴而死奔其杖為鄧林
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

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
大梁黍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

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
尚書帝曰汝后稷播

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禮記曰加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
尚書曰每物惟錯禮記曰加

伊公爨鼎庖子揮刀
伊公伊尹也章昭漢書

味重九沸和兼勺藥
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九味之

變為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
味待火然後成故曰晨鳥

火為之節也文頴上林賦注曰
勺藥五味之和

露鵲霜鷄黃雀
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鳥霜露降鵲鷄黃雀

園案星亂方丈華錯
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

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
徧視口未能徧封熊之

踏翰音之跖
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師能蹠不熟禮記

鸞髀猩脣髮殘象白
呂氏春秋伊尹

靈淵之龜萊黃之鮫
七啓曰寒方苓

丹穴之鸚玄
丹穴之鸚玄

豹之胎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鸚五采名

靈淵之龜萊黃之鮫
七啓曰寒方苓

丹穴之鸚玄
丹穴之鸚玄

豹之胎
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鸚五采名

南山有玄豹六韜曰叔君玉杯象箸
不盛菽藿之美必將能躡豹胎也
燁以秋橙酷以春

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
燁燁之以薪杜預曰燁燁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

若柚而有芬香劉梁七舉曰酷以醢醢和以密飴廣雅
曰沾溢也酷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

鹽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
商王帝辛皆謂紂也
史記曰帝乙山朋子辛

梅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叔君陳玉杯象箸
韓子曰紂為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范

公之鱗出自九溪
陶朱公養魚經曰威王聘朱公問之
曰公家累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為

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者魚池也以六畝地為
池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也

中養鯉者鯉不相
食易長又貴也
頰尾丹鯉紫鬚青鬚
頰尾丹鯉已

見上文上林賦曰捷
爾乃命支離飛霜鏗
汗漫學屠

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之家三年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
馬彪曰朱姓也汗漫名也益人名也汗普彭切霜鏗已

見上紅肌綺散素膚雪落
七格曰玄熊素膚月
婁子之

豪不能廁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孟子曰離婁者
古明目者也

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
未楚辭曰蟬翼為重
繁系有既闕亦有寒羞
日闕誌

也周禮曰朝事之籩鄭司農曰朝事
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也
商山之果漢臯之

奏賦漢書曰四人者秦之世避而入商維
深山已見西都
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榛亦

析龍眼之房剖椰子之殼
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眼如荔枝而小味且又曰椰樹

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
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

芳旨萬選承意代表奏
鄭玄周
禮注曰

選擇也孔安國尚
乃有荆南烏程豫北竹葉
盛強之荆
州記曰

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酒極
甘美與湘東鄱湖酒年常獻之世補鄱淥酒吳地理志

文三五

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浮蟻皇沸飛華萍接

南都賦曰醪敷徑寸浮蟻如萍玄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博物志曰

山酒家酤酒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傾壘一朝

可以流酒千日許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分

酒燂燂千日已見上文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黃石公記曰昔

人有饋一罇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罇之斯

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曄也毛詩曰帝謂文王無

言曰淳盛也韓盛貌也子豈能強起而御之乎公子曰

耽是之饌甘腊毒之味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

曰尚位宜疋疾顛石子味宜腊毒賈逵服腐腸之藥御

亡國之器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雖

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矣日晷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杜預左氏傳

晉爲金德故曰金華周易曰利繼明代照配太光宅周易曰明

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其基德也隆於姬公

配夫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兩作離大

之處收姬公文王也國語曰太上其基德十五王而始平之孟子

其垂仁也當軍有毅之在亳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

之德尚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

以豐其澤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皇道

煥炳帝載緝熙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

典道氣以樂宣德以語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

李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

也教清於雲官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氏傳曰郊子

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郊子曰昔者黃帝氏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以鳥紀為王猷四塞函夏謚寧毛詩曰王猶允

鳥師而鳥名也見上文爾雅丹冥焔烽青徵釋敬言丹南方朱冥也楚

曰謚寧也冥王逸曰朱冥之野也青徵東方也呂氏春秋曰禹東

至青羗之野南至交趾丹粟范曄後漢書遼東徵外貊

人寇方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傲塞却馬於糞車之轆銘德

也以木欄水中為夷狄之界也於昆吳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

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

山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

其功銘於昆群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撲素也東京賦曰

吾之治也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文子曰黃帝之化

南子曰黃帝化天下漁者不爭坻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突短後之服

長楊賦曰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韓非子曰解

其長劔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臣臺

唯劔士短後之服王乃說之也太合時豈魏魏蕩蕩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

李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

左氏傳曰郊子

毛詩曰王猶允

丹南方朱冥也楚

丹南方朱冥也楚

丹南方朱冥也楚

丹南方朱冥也楚

丹南方朱冥也楚

素撲素也東京賦曰

文子曰黃帝之化

文子曰黃帝之化

文子曰黃帝之化

文子曰黃帝之化

文子曰黃帝之化

文子曰黃帝之化

文子曰黃帝之化

文子曰黃帝之化

文子曰黃帝之化

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貌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

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王語不傳於輔

軒地不被乎正朔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

莫不駮奔稽頽委質重譯詩

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擾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

苑戲九尾之禽園棲三足

之鳥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

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禮記

有

園食竹實棲帝梧相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為夥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

萬物烟煜天地交泰周易曰天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莊子徧謂周曰吾知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尚書曰高宗

坤濟濟軒冕諷諷毛詩傳曰因雜摛紳先生之略術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論語子曰成文仲居蔡鄭玄曰蔡謂國君之守象也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貴賤廣雅曰藹藹盛也

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

地齊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蹶疾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書曰請略陳固陋論語子起貌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有所不為也蓋理有毀之而爭寶之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也而齊王之疾痊呂氏春秋曰齊毀王於其間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閔王病瘠往宋而盟者止迎文摯文摯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手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履登沐履衣門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曰痊陰向子誘我以龍耳之樂樓我以鄙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瓿障光之田游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闕之甚也田游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

應子

老子曰馳騁田獵

至聞皇風載馳時聖道醇

杜預

傳注曰是也于匪切尚書曰

舉實為秋摘藻為春

韓詩外傳曰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

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

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

敏請尋後塵

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璩

余雖不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

千里

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聲類曰蹏蹏也杜計切

士或有負

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林者必有負俗之累也

夫泛駕之馬跼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

能敗駕泛方奉切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

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跼音拓或曰音尺

察吏民有茂才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

也善曰察觀也察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善曰相子審知然後薦之也

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

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日月所燭罔不率

俾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

周之成康

刑措不用德及鳥獸

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四十年不用毛詩序曰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教通四海海外肅慎

晉灼曰東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

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晉灼曰北發似外肅慎記於甲切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善曰北發國名也應劭曰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

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善曰西方也

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善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圖書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

鳴呼何

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采夜寐以思若涉

淵水未知所濟善曰尚書曰予唯小子若猗歟偉歟何
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如淳曰借詩曰猗歟那
辭也言美而且大上叅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
夫之所覩聞也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也賢
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
篇朕親覽見焉

冊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

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鉅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文章志曰潘昂字元茂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

錫昂所作

制詔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誥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使持節丞

相領冀州牧武平侯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阻節錢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

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朕謂獻帝也左氏傳

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

他境尚書曰湯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

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七月車駕至洛陽漢書河東郡有安邑縣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

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何休曰旒旗旒也贅猶綴也宗廟乏祀社稷無

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無覬覦杜預曰下不與望上

位也說文曰覦幸也覬欲也一人尺土朕無獲焉孟子曰紂之去武

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

寐震悼于厥心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未歎楚辭曰心

震悼而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尚書曰臣

不敢也耳目又曰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屏辟又曰惟祖惟乃

誘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甯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

保又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尚書曰濟于艱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

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昔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

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

朝也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後及

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

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青州黃中衆有

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

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顛頊氏有不才子以亂天常

尚書曰蚩尤惟始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克

黜其難魏志曰韓暹楊奉以天子還洛陽奉別屯梁大

梁屯拔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北祀不失舊物夫

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元年洛

陽殘破太祖都許至

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北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北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五負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不顯

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

自來奔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斬縣屬沛在陳之東也稜

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

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膽平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迴戈

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

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乘軒將及張揚沮斃

睦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雅叔雲中人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揚醜殺揚以應

太祖揚將睦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大祖遣史渙

遊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眾屯宛太祖南征軍育水繡等舉降左氏傳

曰楚王告令尹敗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

眾稱兵內侮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

騎萬四將攻許也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寒心已見上文周易君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可奪戰國策唐睢謂秦王曰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

官渡大殲醜類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淳于瓊送之公執瓊斬之紹眾大

潰紹奔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屆于牧之野鄭玄俾我

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說文曰出濟師洪河拓

定四州青冀幽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

子譚領青州又

曰建安十年公攻表譚破之斬譚又曰表紹以甥高幹
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
漢書音義曰懸首海盜奔并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
於水上曰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淳于遣樂進擊破之承
走入海鳴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衆降封為列侯烏
九三種崇亂二表尚因之逼據塞北鳥魏志曰三郡
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表紹皆立其首豪為單于遼西單
于蹋頓九疆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
孔安國云崇重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九表尚表熙與蹋頓遼西單
也于魏志曰君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
之虜衆大崩斬蹋頓尚奔遼東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
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東馬踰大
行至卑耳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
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
南征劉表表卒其子

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瑋曰子始夏子哲之
欲皆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
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馬超成宜同惡相濟
楚激蜀文曰匈奴叛屈膝請和

濱據河潼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
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
將馬超韓遂成宜等反超等

也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
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
同好相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盡
也毛詩曰在泮執殲鄭玄曰殲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
曰杖鑊鉞而羅者以方計長揚賦曰永無邊城之鮮卑
突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鮮卑

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

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
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獫狁三曰密古四曰單于五曰
白屋然白屋今之鮮卑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
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

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

刑獄尚書曰旁作穆穆迂衡弗迷文武勤教又曰鈔哉鈔吏哉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慎也吏

無苛政民不回慝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而使者貢問之曰昔者吾舅死於虎

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邪譏蒐

慝杜預曰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回慝惡也

尚書曰敦叙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孳也論語繼絕雖出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

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費如也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則有若伊

曰俗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費如也毛萇詩傳曰費

無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胥之以至八分之以民左氏傳曰昔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靡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

七族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鄭禮記注曰出宗猶尊也禮記曰以為旗章以別也貞戚鄭玄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典常

以蕃王室又曰予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尚書曰武王既欲左右有民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又曰不靖

徵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西土之人亦不靖

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對屈完之辭

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左氏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

爰及襄王亦有楚介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輅虎賁鈇鉞鉅鬯

弓矢大啟南陽世作盟主

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漢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

為侯伯賜之大輅戎輅每魯一占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焚櫛茅之田於是始落南陽又范

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為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繫一國是賴二

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杜預曰駭發聲也今君纒不顯

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紂不显

德以予小子揚文綏爰九域固不率俾尚書曰綏爰有衆曰亡戲怠韓

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功高乎伊周而

賞卑乎齊晉朕甚愆切焉漢書哀帝詔曰朕以眇身奉承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

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宗祖又曰託於兆民之上也求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尚書曰求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

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為

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盧播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郝慮持節策命公為魏公司馬彪續漢書曰慮字鴻豫山豫人應劭漢官儀曰金銅虎符五竹使符十范曄後漢書其詩上書曰舊制發兵皆以

虎符其餘徵錫君玄土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建冢社

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毛詩曰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毛苴曰契問也鄭玄曰契灼其龜毛詩曰乃立冢社戎醜攸行毛苴詩傳曰冢土大社也

昔在周室畢公毛公入為卿佐尚書曰乃召畢公毛公

入為天子周邵師保出為二伯尚書曰召公為保周公

公擲

伯姬姓也作外內之任君實其且之其以丞相領異刑牧

如故今更下傳爾肅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

侯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

又曰風夜出納朕命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

惟允爾雅曰允信也家語孔子曰唐

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

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杜預左氏傳注曰大

君勸分務本嗇民昏作左氏傳臧文仲曰賤食省用

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

注曰帶積

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

務本而事未尚書曰惰農自安弗昏作勞

栗帛帶積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君

父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太平昭漢書注曰衣卷龍衣

玄上纁下冕冠也周禮曰一士之服屨赤舄青紉也

敦尚謙讓俾民興行之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

而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

上下無怨尚書曰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六佾之舞

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縣鄭司農曰軒縣去一面也

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衆仲衆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

曰六六三君翼言風化爰尚書曰予欲左右有

方汝為毛詩曰賦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劇秦美新曰海

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服虔漢書

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勗集曰君研其明哲思帝

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也

所難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德哲尚書咎繇曰在知人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知人則哲能官人也

官才任賢具群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語是

用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為陛

者不露而升陛故內之露也君秉國之均正色處

中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是維毫之惡靡不抑退承

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

百人虎賁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

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章厥罪刑法犯關干紀莫不誅

殛之紀犯門斬闕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是用錫

君鈇鉞各一蒼頡篇曰鈇楹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視眺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揜討逆節折衝四海

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對諸

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

衝千里之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茲黑君以温恭為其孝友為

德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左氏傳

允篤誠氏有子明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孔安國尚

也黍曰秬釀以鬯草中樽魏國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

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衆

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尚書曰

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文選卷第三十五



